



唐會要

卷四十六至五十



唐會要卷四十六

宋

王

溥

撰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贈尚書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孫旌之

其年五月詔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並標忠烈其子孫令所司量材叙用先是有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摠管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于周室為隋所誅上

唐會要 卷五
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迴死節于周宜
有甄錄褚遂良進曰竊窺史籍咸以救君難則爲忠不
救則爲逆春秋趙穿弑晉靈公趙盾爲正卿不討賊太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迴受周重寄既聞
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于陳北達突厥頓兵六十餘
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爲幸若謂之忠鯁臣所深惑羣
議然之

封建

崔氏曰蘇冕所載封建篇蓋以貞觀初太宗文皇帝

嘗欲法周漢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諸
儒議論紛紜事卒停寢故有表疏可編自後封諸王
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劉秩所云設
爵无土署官不職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
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因舉屬
籍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
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
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遠疎者非有功如周之郇滕漢

唐會要 卷五
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卒以屬疎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爲縣公

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皇子元吉爲齊王宗室子孝基爲永安王道元爲淮陽王叔良爲長平王神通爲永康王神符爲襄邑王德良爲新興王幼良爲長樂王道素爲竟陵王博父爲隴西王奉慈爲渤海

海王八月涼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封爲梁王十月封從弟琛爲襄武王瑗爲廬江王柱國孝常爲義安王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景爲趙王元昌爲魯王元亨爲鄴王皇孫承宗爲太原王承道爲安陸王承乾爲恒山王恪爲長沙王泰爲宜都郡王

四年三月徙封宜都郡王泰爲衛王四月封皇子元方爲周王元禮爲鄭王元嘉爲宋王元則爲荆王元茂爲越王十二月徙封宋王元嘉爲徐王

貞觀二年正月徙封漢王恪爲蜀王衛王泰爲越王楚

王佑爲燕王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爲郟王元名爲譙王靈夔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王又封皇子愔爲梁王貞爲漢王暉爲郟王治爲晉王慎爲申王囂爲江王簡爲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幽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吳王越王

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郟王暉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

十一年正月徙封郟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王六月徙封任城王道宗爲江夏郡王趙郡王孝恭爲河間郡王許王元祥爲江王

十三年六月封皇弟元嬰爲滕王
二十一年八月封皇子明爲曹王

永徽元年二月封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杞王素節爲雍王

六年正月封皇子宏爲代王賢爲潞王

顯慶二年二月徙封雍王素節爲郇王

儀鳳三年徙封郇王素節爲葛王

文明元年三月徙封杞王上金爲畢王又改澤王徙封

葛王素節爲許王

垂拱三年正月封皇子成義爲恒王

其年十一月改封千金王復爲零陵王

三年正月封皇子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

聖曆三年十二月封皇太子男重潤爲邵王重福爲平

恩王重俊爲義興王重茂爲北海王

景龍元年五月封韓王元嘉男訥爲嗣韓王故霍王元

軌長子江都王緒男暉爲嗣霍王號王元鳳男巨爲嗣

號王故紀王慎男安封郡王鐵成爲嗣紀王故魯王靈

夔孫范陽郡王藹長男道堅爲魯王故曹王明孫允爲

嗣曹王各賜實封四百戶又封皇從兄境爲歸政郡王

睿宗子成器爲蔡王千里爲壽春郡王禧爲天水郡王

初侍中敬暉以唐室中興削武氏諸王封宗姓爲王爵

故有是命也

唐隆元年六月進封皇子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巴陵郡王隆範為岐王彭城郡王隆業為薛王

景雲元年十月以故吳王恪孫禕為嗣江王

其年九月封皇太子男嗣直為許昌郡王嗣謙為真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封皇太子男嗣升為陝王嗣直為郟王嗣謙為郟王

開元二年十一月封皇第四子嗣真為鄆王第五子嗣初為鄂王第六子嗣元為鄆王

十二年四月封皇再從兄將作大匠禕為信安郡王蜀王瑜為廣漢郡王再從叔太子員外率更令嗣密王微為濮陽郡王再從兄太子家令嗣趙王琚為中山郡王勅曰傍繼國王禮有停廢以朕近屬特宜並封郡王

十三年二月封皇第八子浚為光王第十二子濞為儀王第十三子灑為穎王第十六子澤為永王第十八子清為壽王第二十子泗為延王第二十一子沐為盛王第二十二子溢為濟王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濯為陳王

唐會要 卷第 六
澄爲豐王 漣爲恒王 漩爲涼王 滔爲深王

二十八年九月封皇太子之子僖爲南陽郡王 倓爲建寧郡王 佖爲西平郡王 僅爲新城郡王 儻爲潁川郡王 又封慶王子儼爲新平郡王 仲爲平原郡王 封棣王子 僎爲汝南郡王 僑爲宜都郡王 封榮王子 備爲濟陽郡王 偕爲北平郡王 封儀王子 侁爲豫章郡王 健爲廣陵郡王 封永王子 偁爲襄城郡王 封壽王子 伋爲河間郡王 封延王子 倬爲彭城郡王 封濟王子 儵爲永嘉郡王 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南陽王 傑爲趙王 新城王 僅爲

彭城王 潁川王 儻爲堯王 第九男 倕爲襄王 第十男 侶爲興王 第十一男 偃爲杞王 第十二男 侗爲定王

元年建丑月封皇太子第二男 邈爲益昌郡王 第三男 迥爲延慶郡王 趙王長男 建爲武威郡王 第二男 迺爲興道郡王 彭王長男 述爲常山郡王

大曆十年二月封第四子 述爲睦王 充嶺南節度度支 營田等大使 第五子 逾爲郴王 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 大使 第六子 連爲恩王 第七子 迥爲韓王 充汴宋等州 節度 大使 第八子 遘爲鄜王 第十三子 造爲忻王 充昭

義軍節度大使第十四子暹爲韶王第十五子運爲嘉
王第十六子遇爲端王第十七子適爲循王第十八子
通爲恭王第十九子達爲原王第二十子逸爲雅王
十四年六月封元子誦爲宣王次子謨爲舒王諶爲通
王諒爲虔王詳爲肅王又封皇弟迺爲益王迅爲隨王
又封彭王第三男適爲新城郡王襄王長男遙爲伊吾
郡王杞王長男連爲同昌郡王頴王第六男俔爲歙國
公延干第八男代爲克國公陳王第五男佖爲潭陽郡
王儀王第八男佖爲南川郡王恒王長男循爲清河郡

王又封蜀王長男訓爲東平郡王德王長男謂爲恭化
郡王長男讚爲武都郡王諗爲馮翊郡王

建中元年八月封嗣舒王藻爲嗣鄂王

三年正月封涇王迨男爲延德郡王

四年六月徙封彬干逾爲丹王鄜王邁爲簡王豫章郡
王侁爲汧陽郡王

興元元年八月合川郡王李晟改封西平郡王樓煩郡
王渾瑊改封咸寧郡王

貞元元年四月改封晉王誼爲舒王

四年四月封皇第七子諒爲邕王仍拜開府儀同三司
皇太子長子淳開府儀同三司封廣陵郡王二子渙爲
建康郡王三子沔爲洋川郡王四子洵殿中監臨淮郡
王五子浼祕書監宏農郡王六子泳漢東郡王七子湜
少府監晉陵郡王八子淑國子祭酒高平郡王九子滋
雲安郡王十子淮太常卿宣城郡王十一子潛德陽郡
王十五子浹光祿卿河東郡王十六子況衛尉卿洛交
郡王舒王第二子涉太僕卿寧塞郡王三子泐太府卿
清河郡王睦王子諷太常卿洪源郡王丹王子訪宗正

卿寧邦郡王恩王子誨大理卿景城郡王簡王子証司
農卿平恩郡王忻王子諸太常卿武威郡王韶王子詡
鴻臚卿晉昌郡王嘉王子訢太僕卿新安郡王端王子
誠衛尉卿新興郡王循王子護光祿卿平樂郡王
二十一年四月封第十弟諤爲欽王第十一弟誠爲珍
王男建康郡王沔爲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爲淑王
改名縱宏農王浼爲莒王改名紆漢東郡王泳爲密王
改名綢晉陵郡王湜爲郇王改名總高平郡王淑爲邵
王改名約雲安郡王滋爲宋王改名結宣城郡王淮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集王改名緡德陽郡王滑爲冀王改名絳河東郡王浥
爲和王改名綺第十七男絢封衡王十九男纁封會王
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
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
男緝封冀王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爲平原郡王二子
寬爲同安郡王三子宥爲延安郡王四子察爲彭城郡
王五子寰爲高密郡王六子寮爲文安郡王

元和元年八月制封皇太子男平原郡王寧爲劉王同
安郡王寬爲禮王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彭城郡王寮爲

深王高密郡王寰爲洋王文安郡王寮爲絳王第十男
審爲建王

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惇爲沔王懌
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王儻爲衢王惋爲
澶王皇子湛爲鄂王涵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漣
爲潁王宜令有司擇禮冊命鄂王尋改爲景王

太和八年十一月勅故禮王長子漢可封東陽郡王次
男源可封安陸郡王三男漢可封臨川郡王故深王長
男潭封河內郡王次男淑封吳興郡王故絳王長男洙

唐會要 卷第...
封新安郡王次男滂封高平郡王故淑王長男湧封潁川郡王淄王長男澣封許昌郡王沔王長男瀛封晉陵郡王祁王長男溥封平陽郡王

開成二年八月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封梁王第三子執中封襄王第四子言揚封汜王第六子成美封陳王五年三月故襄王男宋封樂安郡王故陳王第十六男儼封宣城郡王

會昌六年五月勅長男濫可封鄆王第二男涇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蘄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

大中二年二月封第五男澤爲濮王

三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七男惕爲彭王

五年封第六子濶爲鄂王

六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八男湄爲棣王

八年封第七子洽爲懷王第八子洸爲昭王第九子汝爲康王

十一年封第十子灌爲衛王第十一子雍爲廣王

十四年封憲宗子愐爲信王

咸通三年封長子侑爲魏王第二子佺爲涼王第三子

唐書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二
信爲蜀王第四子侁爲威王初封郡王封憲宗子愔爲榮王

八年封順宗第二十二子緝爲蘄王

十三年封第六子保爲吉王第八子倚爲睦王

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長子震爲建王

光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第二子陞爲益王

乾寧元年十月十八日封第二子禰爲棣王第三子禛

爲虔王第四子禛爲沂王第五子禕爲遂王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封第六子祕爲景王第七子禛爲

祁王

光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封第八子禎爲雅王第十子

祥爲瓊王

封建雜錄上

貞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宇內清晏思以致理
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
右僕射宋國公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
不封建諸侯以爲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
而亡漢有天下衆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
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分封裂土之制禮

部侍郎李百藥論曰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
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
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
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其理之
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
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
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
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
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

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
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
鼎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禪
祀如綬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
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
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
俱啓千乘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耶然則
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

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鏃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甲鄩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寢微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停伐狐貍之殺女子盡髮崎嶇之師隻

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增淫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

唐會要 卷三
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
舒備宣則父子塚廙終誅壽朔乃云爲已思理豈若是
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
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賢之路斯
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
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十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
雖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
西漢哀平之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
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陛下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

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而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
之弊未盡勛華旣往至公之道斯革請待琢珞成朴以
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
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論封建表
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卿士議欲
封建旣合事宜實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
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爲封國庶姓羣宮
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廣封建之事蓋未可
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如

唐會要 卷五十一
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分疆不
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
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
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爲置官寮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
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
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特進魏徵議
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
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構難朱
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此夫秦

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罔罔豈可同年
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罔六代
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
卽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
存始蒙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
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旣立諸
侯當建社稷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
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
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

唐會要 卷之五
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
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
燕秦趙代俱帶著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
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
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
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
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愛之重之
欲其脣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

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爲世官也古者以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理猶在正
欲留之而變厲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
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
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酌其戶邑必有材器
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凶累昔漢光
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
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夫李勣爲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段志元爲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爲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爲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任城王道宗爲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宏基爲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爲隰州刺史改封鄖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于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于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

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叅締構卽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邪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

疏爭之竟從志寧議二十日勅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承傳後裔下無山甫
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從羣臣之小議挫爲
國之大經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
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于后氏社稷絕而
復存揆久安之由在于取順而難爲逆絕欲奪之原
在于單弱而無所憚此卽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
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
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

捨天理滅聖智在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
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
尚封建也非止貴於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
則督責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教則從化從化
之行因於封建封建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
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教化宣教化則仁義長仁義
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爲
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
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欲廣

唐會要 卷三
其澤捨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徧王骨肉鎮捍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

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千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餐和染教皆爲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察焉上納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閒簡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韋元貞爲上洛郡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愚庸尚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郡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旣行憚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不納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於有德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

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
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
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氣運必順乎
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
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
變變之則霜露不時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分崩
天歷之重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
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烝人自則天皇
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

睿哲構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
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弟咸預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
極于時國家屏藩豈得並封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神
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
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
哲之明誠自皇階反正天命維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
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夫失望卿士寒心何
則開闢已來空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
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歷數乎乖四時寒暑乎又

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實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之亦於事未立定分於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王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上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又故韓曾霍舒紀澤等諸王並遭非命枉被誅戮今遺孤餘緒雖罕有存者繼絕興亡義無

或闕伏望謀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土並列於朝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旣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爲郡王懿宗等爲國公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勅準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爲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王及異姓王

唐會要 卷之七
母妻宜準令爲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爲顯聖侯享齊於四瀆
封嵩山神爲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
神嶽天中王可尊爲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
復爲天中王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華嶽爲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齊天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

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俗宗西
嶽先已封崇其中嶽等三方典禮所尊未齊名秩永言
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神封爲中天王南嶽神封爲司
天王北嶽神封爲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敕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
蓋同利物崇號所及命宜均其五嶽旣已封王四瀆
當昇公位遞從加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爲靈源公
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
仍令所司擇日奏使告祭

唐會要 卷三十一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爲元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封沂山爲東安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嶽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巫閭山爲廣寧公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勅吳山宜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

上元二年十月改華山爲太山華陰縣爲太陰縣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勅北嶽宜改爲鎮嶽避穆宗諱也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勅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卽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佗至竟不霑霈况茲山北面闕庭日當顧矚修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祀宇巖谷湫却在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湫爲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闕于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宣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週日以聞然後命有司卽時建立至八月勅終南山宜封爲廣惠公

唐會要 卷三十一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勅終南山封廣惠公冊命訖宜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勅使充獻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事並令本州府備具祀文所司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勅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封洞庭湖君爲利涉侯青草湖君爲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

祖付羣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于奉上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爲是人太宗嘗臨朝謂奕曰佛道元妙聖迹可師卿獨不悟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

唐會要 卷五
門道士虧違教跡留京師寺三所觀三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陸曰制法中弊理規指吏不懲尚其政習貞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道法本貴清淨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云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

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叅議

顯慶二年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自尊崇然後爲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轍同歸弃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尊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教名實斲彝典自今已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爲法制卽宜禁斷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

唐會要 卷三十一
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
庶能正此頽弊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 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主及
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因爲
姦濫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損污精藍且佛
不在外近求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
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乃令有司精加
銓擇天下僧尼僞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大曆十三年四月 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

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
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
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
維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
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爲
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
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教滅其亦數
四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
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

以色見卽是邪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
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
高潔任於王者已無用矣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
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
息奸旣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
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
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
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

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
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
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
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
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
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
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
十歲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儉其性情
哉臣以爲此令旣行僧尼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

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上深嘉之
元和十二年功德使秦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
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爲當三十年
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命中使領禁
兵與僧徒迎護至京上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三日
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禮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
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開肆惡子不苦
焚烙之痛謠言供養而焚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

盜發旣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
於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
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
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
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

唐會要卷之四
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
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
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永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
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餐止於菜菹其後竟爲侯景
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
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

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
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
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京都僧於鳳翔迎取佛骨御樓以
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
不惑於佛作其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
之心爲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
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

唐會要 卷五
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
姓賤微於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爲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
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
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桃刻除去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刻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
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
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
能成禍福凡有殃咎請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
奏上怒甚問一日出以示宰臣將加重法裴度崔羣對

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乖誕也愈爲人臣而敢爾狂忽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至於國戚亦以罪愈爲人臣戒而給事中崔植洎諸諫官皆上疏論救不納遂貶潮州刺史

會昌五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耗蠹國風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心而衆益迷

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爲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

唐會要 卷五
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叶予至
意條疏至當宜從所請誠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
法濟物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
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
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
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
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
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
雘無用之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

易爲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
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
知聞

唐會要 卷之四
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
見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
教清淨爲宗拯濟爲業國家宏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
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
實當職分但須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後應諸州准元
勅置寺外如有勝地名山靈蹤占跡實可留情爲衆所
知者卽任量事修建却仍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商
旅輻輳願依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
州下抽三五人住持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

負須暫憩留亦任因依舊基却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
自發心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抑斂鄉閭此外更不
得輒有起建如引別勅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
源皆緣私度本教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起建如可
容姦必在禁絕犯者准元勅科斷訖仍具鄉貫姓號申
祠部上文牒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關卽仰本州集律僧
衆同議揀擇聰明有道性已經修鍊可以傳習叅學者
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爲限若惟求長老卽難
奉律儀剃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

有志行堅精願尋師訪道但有本州公驗卽任遠近遊行所在關防切宜覺察不致真僞相雜藏匿姦人制可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息於朝政左散騎常侍蕭倣上疏論之曰臣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爲本如佛者方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厲上言度僧以資福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諡曰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反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書右丞李蔚復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纂帝圖克崇佛事臣採本朝名臣奏啓之言以證奉佛始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以來淫雨不解穀荒於隴麥爛於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六

唐會要 卷之三
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今三
時之月穿池沼損命也殫府庫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
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
傑天后時上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
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嘆惜其言之不行也伏望詳
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啓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
優詔嘉之

寺

開業寺 豐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爲尼明

照廢宮置證果寺貞觀九年廢寺立爲高祖別廟號靜
安宮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勅廢宮立開業寺其宮
中內人移就獻陵

會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義
師入關太宗頓兵於此武德元年因置爲寺

崇義寺 長壽坊本隋延陵公于銓宅武德三年桂陽
公主爲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五
子智雲在京爲留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王因立寺

唐會要 卷之四
興聖寺 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爲通
義宮貞觀元年立爲尼寺

龍興寺 頒政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爲並光寺神
龍元年改名

興福寺 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
皇后追福立爲宏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公
主居住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

慈恩寺 晉昌坊隋無漏廢寺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爲寺故以慈恩
爲名寺內浮圖永徽三年沙門元奘所立

青龍寺 新昌坊本隋廢靈感寺龍朔二年新城公主
奏立爲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靜安坊本隋廢寺高祖爲長安公主立爲尼
寺高祖崩後改爲宮以爲別廟後又爲寺

資聖寺 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文
德皇后追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復爲僧寺

招福寺 崇義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

隋正覺廢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

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為魏

國寺載初元年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勅

令掘得石盃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

薦福寺 開化坊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

尚書右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不欲與

姑異居遂於園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為英王宅文

明元年三月十二日勅為高宗立為獻福寺至六年十

一月賜額改為薦福寺也

興唐寺 太寧坊神龍元年二月十二日勅太平公主

為天后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興唐

寺

永壽寺 永安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舊

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通化門外大厯二年七月十九日內侍魚朝

唐會要 卷五
恩請以城東莊爲章敬皇后立爲寺因拆哥舒翰宅及
曲江百司看屋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道政坊大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郎
王縉捨宅奏爲寺以年號爲名

龍興寺 寧仁坊貞觀七年立爲衆香寺至神龍元年
二月改爲中興寺右補闕張景源上疏曰伏見天下諸
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竊
有未安芻言是獻至于永昌登封創之爲縣名者是先
聖受圖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

慈題之爲寺開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
之前聞况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興雖
紹三朝而化侔一統况承順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
中有阻問不承統歷旣奉成周之業實揚先聖之資君
親臨之厚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
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並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
以唐龍興爲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歷共
叶神聰上納之因降勅曰文叔之起春陵少康之因陶
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思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已後

唐會要 卷四
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爲龍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卽令改

天宮寺 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貞觀六年立爲寺

天女寺 敦業坊貞觀九年置爲景福寺武太后改爲天女寺

敬愛寺 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春宮爲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愛寺爲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爲佛授記寺其後又改爲敬愛寺

福先寺 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爲太

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爲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爲福先寺

長壽寺 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稱齒生髮變大赦改元仍置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爲寺開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爲廣福寺

聖善寺 章善坊神龍元年二月立爲中興二年中宗爲武太后追福改爲聖善寺寺內報慈閣中宗爲武后所立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所造聖善寺更

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監察御史
宋務光上疏諫曰陛下孝思罔極崇建佛寺土木之功
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場經行已足更
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溝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
行非急切何至于斯况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匠
廢棄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
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
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
解也陛下以萬邦爲念何用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請

俟農隙疏奏上不納

安國寺 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爲崇恩
寺後改爲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爲安國寺
荷澤寺 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爲
武太后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爲荷澤寺
其時於西京亦立荷恩寺

奉國寺 修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太
平公主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爲寺

昭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立

唐會要
卷之九
九
爲安樂寺韋氏誅改爲景雲寺尋又爲昭成皇后追福
改爲昭成寺

華嚴寺 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爲寺開元二十一年改
爲同德寺

唐興寺 貞觀三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沸
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陬曾無寧歲思所以
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
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法鼓所振變炎
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

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爲事條以聞仍命虞
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
爲碑記銘功業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宏濟寺宗正卿李
百藥爲碑銘破宋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
宗爲碑銘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
爲碑銘破王世充于邙州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南爲
碑銘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師古爲碑
銘破劉黑闥于洛州立昭福寺中書侍郎岑文本爲碑
銘已上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貞觀五年爲
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遂
良諫曰關中旣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間衛
士已上悉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乘釁滅遼若不役關
中人不能濟事由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建造佛
寺唯欲早成其功雖云和雇皆是催迫發遣幽州已北
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作遂積時月豈
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宏福寺僧云我義活蒼生最爲功

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寺則大宏福寺自不可
大於宏福旣有東道征役此寺亦宜漸次修營三二年
得成亦未爲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觀以紫雲
僊鶴萬歲爲稱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爲名各度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
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爲開元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淨
爲本慈悲爲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以損人故

恒忘已以全真不爲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馬方行于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奉佛取譏梁王以捨身構隙皆以造寺必期爲治體養人不足爲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

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以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爲滅琢雕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滅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切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爲

唐會要 卷之四十一
沙彌其所未度惟貧人與善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仗親樹黨畜妻養子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嘗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贍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佛寺蓋無其數一寺堂殿倍陛下二宮壯麗甚矣用度過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陛下六

合爲家萬邦作主布慈悲于沙界樹功業于元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然釋氏真教平等爲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伏願陛下廣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回營構之資充疆場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饑寒則如來慈悲之化也絲綸旣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者臣所未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于

唐會要 卷三十三
梨園因問以時政得失絳州刺史成珏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爲主蓋欲饒益萬姓濟收羣生若乃邃宇珍臺層軒寶塔耗竭府庫勞役生人懼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運敢陳芻蕘狂妄死罪中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務存農事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成珏之言伏希採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瓌麗大

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運轉水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旣非急時多怨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誠哉此言且元象秘妙歸于寂滅苟非脩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如土木雕刻等惟是殫竭人力但學互相誇麗豈關降伏身心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最多每日殺傷動卽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于至道旣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不深思之

貞元十三年四月勅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貞元普濟

寺貞元十四年六月詔京師各寺僧尼人等宜聽勅下

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爲佛寺詔以報恩

名仍遣中官焦僊晟以寺額賜之

太和二年十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建

之初有兩泉湧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上

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

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眞容便移

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並合廢毀勅旨所合留寺如舍

宇精華者卽留如是廢壞不堪者亦宜毀除但國忌日

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其月又奏請兩

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勅旨宜每街各留寺兩

所每寺各留三十人

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敕書節文上

都兩街先各留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

於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置寺八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析如後兩所依前名額與唐寺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爲資聖寺青龍寺改爲護國寺菩提寺改爲保唐寺清禪寺改爲安國寺緣間架數少取華陽寺連接充數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爲唐安寺崇敬寺改爲唐昌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勅留西明寺請改爲福壽寺莊嚴寺改爲聖壽寺八所添置二所請依舊名額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元寺六所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爲崇福

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爲延唐寺謹定揀擇添置及改名額分析如前勅旨宜依大中元年閏二月勅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爲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景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街更各添置寺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僧寺三所尼寺二所仍每寺度

唐會要 卷之五
五十人益荆揚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
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
寺外更添置寺一所其所置僧寺合度三十人諸道管
內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十人五
臺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便令修飾
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幾限約並諸條流並準會昌
六年五月五日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
許度僧尼住持營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

臣子皆願奔走慮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令兩
畿及州府長吏與審度事宜擗節聞奏不必廣爲建造
驅役黎甿其所請度僧尼亦須選有道行爲州縣所稱
信者不得容隱凶惡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長吏精加揀
擇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建置爲便十月十七日宰
臣等上言近有勅許罷兵役後建置佛堂蘭若若今邊
事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
伏以釋門之教本貴正真奉之精嚴則人用加敬今諸
州府寺宇新添功悉未畢百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並

唐會要卷四十九
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請置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
明曉示待一切畢後或有云州府遠處大縣卽許量事
建置一所其餘村坊不在更置佛堂蘭若限制可

唐會要卷四十九

宋

王

溥

撰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一
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逾宮闕功不使鬼
必役于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
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
箠楚僧道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
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紉妻謂無彼此皆托佛法誣誤

生人里閭動有經坊闔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予制勅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凡有幾萬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今之大像若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旦有難將誰救之

天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法王慈敏皆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修營土木殿堂佛宇處處皆有見在足堪供養無煩更有修營竊見白司馬坂欲造大像雖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

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但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饑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伏聞造修之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自然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垂九霄之澤收萬姓之心開此恩造誰不感悅

長安四年十月九日勅大像宜於白司馬坂造爲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監察御史張

廷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窺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矣蓋有住於像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量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

而所獲福緣不愈於殫勞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會著蓋有爲之法不足尚也况此營造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慙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慙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

何以爲之伏惟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勤於住相彫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生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治爲上不以人廢言帝從其言卽停作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以爲壽上使謂曰有爲功德吾不欲爲久矣昇而還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

僧道立位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叅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已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唐會要 卷四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
賓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
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與教使同客禮割
屬鴻臚自爾已久因循積久聖心以元元本係移就宗
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春令便宣
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
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
校至天寶二載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

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同隸左街右街功德使自
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旨僧尼不隸祠部合繫
屬主客與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
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
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及當
務根本不合歸尚書省屬鴻臚寺亦未允當又據六典
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番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

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繫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爲允當從之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十九日勅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爲恒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仍經所司陳牒檢

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勅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爲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禍福妄陳事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者皆于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二十九日勅佛教者在于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如闔坊巷之內開舖寫經公然鑄佛自今已後村坊街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于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

唐會要
卷第
六
觀亦宜准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勅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綱統宜入大寺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就山林別爲蘭若兼亦

聚衆公然往來或妄說生緣輒在俗家居止卽宜一切

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昚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戶家口移隸磧

西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事具泉貨門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

像并限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前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

唐會要 卷之四
其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拆寺以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准舊條處分勅旨宜依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鐵像望令所在銷爲農器鑰石之像望令銷付度支勅旨依

六年八月勅准今年五月三日赦書節文如緣脩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鐵及寶玉等如有犯衣冠錄名聞奏

燃燈

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陁請夜開城門燃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曰竊惟陛下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爲心深戒安危之理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羅伎樂于中宵陛下反樸復古宵衣并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不可一也誰何警夜代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

唐會要 卷第
倘有蹶馬奔車厲聲駭叫一塵清覽有軫宸衷臣以爲
不可二也陛下北宮多暇西牖暫陟青春日長已積埃
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倘有司跛倚下人飢
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聖情攸關豈不凜然祇畏臣以爲
不可三也伏望晝盡歡娛暮令休息務斯兼夜恐無益
于聖朝惟陛下裁擇

開元二十八年以正月望日御勤政樓讌羣臣連夜燃
燈會大雪而罷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爲之
天寶三載十一月勅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開坊市燃燈永爲常式

病坊

開元五年宋璟奏悲田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國
家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至於安庇各有司存今驟聚無
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實恐逋逃爲藪隱沒成姦昔子路
於衛出私財爲粥以飼貧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饋人臣
私惠猶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
入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

會昌五年十一月李德裕奏云恤貧寬疾著于周典無

唐會要 卷之九
告常餒存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
年宋璟奏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
知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
官以本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
無人主領恐貧病無告必大致困窮臣等商量悲田出
於釋教並望改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錄事者
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里所稱者專令勾當其
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
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食如州鎮有
羨餘官錢量予置本收利最爲穩便勅悲田養病坊緣
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
拯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于本置選者壽一人勾當
以充粥料

僧籍

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
五萬五百七十六兩京度僧尼御史一人蒞之每三歲
州縣爲籍一以留州縣一以上祠部

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

會昌五年勅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大秦寺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元妙無爲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

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摩尼寺

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會昌三年勅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御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外宅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乘
 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地乾封
 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
 元年却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上元
 元皇帝至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號

唐會要卷五十

宋

王

溥

撰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乘
 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地乾封
 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
 元年却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上元
 元皇帝至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號

為大聖祖元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為大聖祖
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載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大道
金闕元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伏
以至道冲虛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型其道士僧
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
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勅旨宜依五
月上夢元元告以休期因令圖寫真容分布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

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

使就函谷故關令尹喜臺西得之於是置元元皇帝廟

於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於積善坊臨淄舊邸廟初成命工人

於大白山砥石為元元皇帝聖容又採白石為元宗聖

容侍立於元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又于像

東設立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林甫犯事又改

刻石為楊國忠代焉至德中克復上都盡毀瘞之

其年二月二十日勅曰古今人表元元皇帝升入上聖
自今已後每有薦新先獻元元廟其緣告享所奏樂宜
令所司詳定奏聞并差宗正寺官一員及差戶洒掃兩
京崇元學各置博士助教一員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國子學例每祠享所齊郎便以學生充當

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元學生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冲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爲洞靈真經准請條補崇元學生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寺尋訪道士全無習者本旣未廣業實難成并通元冲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千卷較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生

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學生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其洞靈真經等請待業成後准試從之其年六月勅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聖哲之後咸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制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其年九月二十五日勅兩京元元廟改爲太上元元皇帝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况惟帝號豈可名宮其在京

元元宮宜改爲太清宮東都改爲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爲紫極宮

二年二月勅兩京元元宮及道院等宜委崇元館大學士都檢校務在精修勿令喧雜仍不更緣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其年三月十一日敕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旣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已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勅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策祝旣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爲青詞于紙上其告獻辭及新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永爲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唐會要 卷三
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以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
終上香改三禮拜爲再拜

貞元元年正月二日勅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獻光祿卿充仍永爲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舉以賜興
唐觀

長慶二年五月勅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記
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卽任入道其度人經情
愿以黃庭經代之者亦聽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

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今年十月內試畢

寶曆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
翦時主役于御院忽于縣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云此
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測翦
惶懼領役人修之其處已陷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
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轉傳
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宏規以事上聞上旣至宮朝獻
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于馬前蹈舞稱
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

唐會要 卷五 五
公權書石寘于井之上以表神異其名曰聖瑞感應記
乃賜剪緋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勅元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寶
二年勅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須
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卽降誕昌
辰理難停廢宜改爲降神聖節休假百官庶表貽謀之
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內于三殿造九
天道場便令上食供食駕幸三殿九天壇道場受籙

其月右拾遺王哲進狀請度進士明經爲道士不從

其月左補闕劉彥謨諫求仙事貶河南府戶曹叅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爲歸道門兩街都教授博

時武宗志學神仙歸真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
國之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勅取東都宏聖寺改修太微宮

其年十月勅傳度道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元靖可加
銀青光祿大夫充崇元館學士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元元館真容卽欲
移就元宗真像便合從遷伏以聖祖尊崇嚴奉須備移

唐會要 卷五 六
動之日宜擇良辰伏乞天恩降勅有司擇日奉勅宜令
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元元皇
帝玉聖容元宗肅宗玉真容今已就位望差右散騎常
侍裴泰章充使薦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元靖奏皇帝十月十五日
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勅
旨從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邈元表賜諡通元先生

觀

龍興觀 崇教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
英祈禱得愈遂立爲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爲金臺觀神
龍元年又改爲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改爲龍
興觀

昊天觀 全一坊地貞觀初爲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
二十四日爲太宗追福遂立爲觀以昊天爲名額高宗
題

東明觀 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宏道觀 盡一坊地本修仁坊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宅顯慶二年盡併一坊爲雍王第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爲觀 太平觀 大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頒政坊宅爲太平觀尋移于此公主居之時頒政坊觀改爲太清觀

光天觀 務本坊本司空房元齡宅景龍二年閏九月十三日韋庶人立爲觀名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爲景雲女冠觀天寶八載改爲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改爲光

天觀

景雲觀 修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爲翊聖觀景雲元年改名景雲觀景龍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慎上疏曰伏准去年閏九月十三日勅宜于兩京及荆揚益蒲等州各置景雲翊聖等觀圖樣內出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已有起作率計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爲役凡幾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據元勅重入遵道式稽老氏無爲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日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數天害昆蟲旣

唐會要 卷三
違順時之宜且非好生之義夫修建塔廟不在朝夕務
茲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閒有妨農要伏望天恩
重申前勅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揆日
又諸州申請欲用當處官錢既違成規亦不可允

景龍觀 崇仁坊本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衛
神龍元年併爲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爲觀仍
以中宗年號爲名

福唐觀 崇業坊本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武
僊官出家爲道士立爲觀

金仙觀 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爲第
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立爲觀至二年四月十四日爲公
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爲名

玉真觀 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宅
武后時爲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爲第九女昌
隆公主立爲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觀
便以玉真爲名諫議大夫竇悌原曰臣觀老尚虛無釋
崇寂滅義極幽元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
虛室生白靜慮元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靜域

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教其鬻欺
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殿爲經坊用層臺爲道法皆無功
於元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非遠
咸耳目所接黎元憤咎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昭
報之誠有切於天旨而社稷之計難踰於安人若使廣
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爲福
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又自隋室以降寺
觀已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緇黃之衆更爲建立罕見
其宜後失請收前弊未遠上覽而善之

景雲二年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制各造一觀左散騎
常侍魏知古諫曰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
祐季夏之月興土功犯時令欲益反損何功德之有焉
况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攜
幼投竄無所剔椽發瓦吁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
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搖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
母何以安之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心仰稽天
意降德音下明勅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吏
部員外郎崔蒞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爲

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爲七聖崇福下爲萬邦作因
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存者乎
臣謂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修福招殃何則季
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非直苦人必是
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可然則救
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陽
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虫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
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恐
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

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必無成功無成
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
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衷獎勸阻
矣昆虫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
則必生災變生災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
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爲疴癘則必多天枉多天枉
則人情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
桑恐傷禾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食用不足盜賊聚
矣行此六者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傳曰

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
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
所以順於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此言宮室
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養氣
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四犯
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將致理不
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
正而修裁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明帝永平三年
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離意免冠上疏曰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營
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此宮大作人失
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不
安寧須應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日
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從臣
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徵應
神理須然用厭禳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
恩養人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今陛下從諫
凶咎定不爲災中書舍人裴濯上疏曰臣按禮記春秋

月令曰無聚大眾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戾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有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伏望陛下降明詔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同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

幸甚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出家修道不參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伏願陛下以兩觀之財爲公主貸貧乏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卜人怨望不減于前朝矣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制爲金仙玉真出家造觀報先慈也外議不識

朕意書奏頻煩將爲公主所置其造兩觀宜停其觀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竇懷貞檢校所有財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掌朕別更創造終不煩勞百姓此度修營公私無損若有干誤當寘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臣竊計卽時庫物如此日常用備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功土木所料動支鉅萬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今所造觀寺者蓋謂爲善造福將以禳害延祥也以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修德有異于是昔殷太戊時桑穀合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于伊陟陟

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懼早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桑穀自枯死殷道中興此豈由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理國家也無宰相誰乃爲之理乎曰可移於人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曰歲飢饉人必死爲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仁發於衷亦非造寺觀

也且修德者躋仁壽於萬姓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退
諂諛輕其賦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
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妨
名何益聖德此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崇興者
乎元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又曰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又曰人之
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爲此皆抱
素守真薄已厚物輕稅節用清淨無爲之旨也今欲困
人病國峻宇雕牆思竭班輸飾窮壯麗以希至道其可

得乎次有駕鶴登天驂龍上漢玉京金闕自建於神功
紫府清都不資於人力廣爲廊廡又何益哉近古修黃
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觀乎寡欲清心愛人省費此得
之矣臣伏見勅停西觀以救農時可謂爲得矣今承使
司市木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費不停諸觀修營見將錢
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用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
天下不安臣忝職司敢忘寧寢竇懷貞族弟詹事府司
直維金先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
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迹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

仰懷貞不能對及尹思正爲將作大匠懷貞調發夫匠思正減之懷貞大怒思正曰公盛興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杜門不出上聞特令視事及懷貞被誅代懷貞爲御史大夫

咸宜觀 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肅明皇后廟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九月八日勅肅明皇后前於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爲道士觀寶曆元年五月以咸

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元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縣神

龍元年縣廢遂爲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十年七月改爲都元觀

安國觀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元年睿宗在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置道士觀仍以本銜爲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元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開
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元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
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荆肅亦出道學爲時所
尚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無不遊荆
公之門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
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
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
觀興善寺以鎮之

三洞觀 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貞觀二

十三年朱崇坊移換於此

清虛觀 豐邑坊隋開皇七年文帝爲道士呂師辟穀

鍊氣故以清虛爲之名

天長觀 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文帝爲秦

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改爲

天長觀

五通觀 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能役鬼

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順開府柱國辭不受
常谷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通

唐會要 卷三
為名旌其神異也號焦天師

崇真觀 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

有勅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明

宮乘雲閣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

造老君殿

昭成觀 頒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

日皇后為母度太平公主為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觀

尋移於大業坊垂拱二年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

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

觀

九華觀 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其

地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軍

李思順宅

玉芝觀 延福坊本越王貞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捨

宅為新都寺廢為邨王府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觀

新昌觀 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

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東卽太平公主宅其後勅賜安西都護郭虔曜今悉并爲觀號華封

元真觀 崇仁坊東半以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左金吾衛神龍中爲長寧公主宅又吞人數十屋主旣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驚絕一時韋氏敗後公主隨夫外住遂奏爲景龍觀初欲出賣官估木二十萬山池仍不爲數天寶十三載改爲元真觀

福祥觀 布政坊本開府寶城宅天寶十三載置

宗道觀 永崇坊本興信公主宅賣與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其後入官大厯十二年爲華陽公主追廡立爲觀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爲行幸之所是日又命以內庫絹千匹茶千斤爲興唐觀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修齋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勅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爲人療疾及

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內人
舉天宮置一道士觀芳桂萬全等各爲僧寺各以舊宮
爲名

其年九月冊元元皇帝妻爲先天太后尊像于老君廟
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勅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
宅置寺觀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馬承貞上言今五岳

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
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
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
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戒朕嘗精
意入矣而物未蒙福今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都城
內屠宰自今已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
元日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官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勅每年春季鎮金龍王殿功德

唐會要 卷五 三
事畢合獻投山水龍壁出日宜差散官給驛送合投州
縣便取當處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勅諸州元元皇帝廟自今已
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准西都福唐觀一例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母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
以開元爲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主李昭宗
奏本觀先是清都觀勅改爲開元觀屬元元降符陛下
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字今日崇號合兼天寶之名
其額望請改爲大唐開元天寶之觀勅依其天下諸州

開元觀並加天寶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
觀寺准式以同華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
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
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爲定唯千秋節及三元
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餘依至貞元五年八月十三
日處州刺史齊黃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伏同衢婺
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並宜准
此仍爲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開元觀
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
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
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
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所
著書爲南華真經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下更
討論奏聞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莊
子旣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元真真人列子號冲虛
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並望
隨號稱從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親祠元元皇帝廟追尊元元皇
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爲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
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
捨會稽宅爲千秋觀至七年八月十五日勅兩京及諸
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墳籍中有載元元皇帝及南

唐會要 卷三十三
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宜以道
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

五載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
祖元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是吉辰請四月八
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六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
陶宏景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雖
考言比德理在難明而問禮序經跡親授受思廣在三

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于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
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

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恒
式

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勅道士女冠皆依前屬司
封

貞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閻家上言請為道士從之賜
名遺榮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緜左右街功德使自是

唐會要 卷三
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之本雖墻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爲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備爲科制修例聞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士侯道華上并詔改所居道淨院爲昇仙院仍賜帛五百疋以飾廊房

八年八月勅改望仙臺爲文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宮築臺號曰望仙上及卽位殺趙歸真

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論立罷修營遂改爲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齋詔就羅浮山迎道士軒轅集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極諫上謂宰相崔慎由曰爲朕言于諫臣雖少翁樂大復生不能相惑但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至京而上召入禁中謂曰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何必別求長生耶上深嘉美之

